



風中蘆葦

陳芳明文集 3

陳芳明

著



迎面吹來的，是歷史，是記憶；詩人未完成的詩句，化為散文
曾經失去國籍的人生，堅毅有如吹折不斷的風中蘆葦

風中蘆葦

作者／陳芳明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李香儀

視覺總監／周玉腳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林其揚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5號7樓

電話／(02)29133656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1998年9月 初版

2008年5月 二版一刷 第一次

定價／250元

copyright © 2007 by Fang-Ming Che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風中蘆葦

● 陳芳明／著



●詩的未完成(新序) 007

●失去國籍的地圖(舊版序) 012

第一輯 啓航

河想 021

天路歷程 024

傍晚的叩訪 027

落一片葉又一片葉 029

路過大山屯 032

飛幡 035

楓葉青青 038

秋渡華盛頓湖 042

第二輯 遠航

爲了忘卻的紀念	049
流浪的吉他	055
磐石與鏡	062
穿過歷史與文學的長廊	070
路過波士頓	096
忽然谷	100
雪融	104
深夜的嘉南平原	109
向晚的華爾騰湖	113
我所不知道的謝里法	121
給秀喜姑媽的一封信	129

第二輯
回航

從落空到落實	135
受傷的蘆葦	138
寧可是一個歌手	144
曠野裡的墓碑	152
遠行的玫瑰	162
交錯	168
轉折	177
一片冰心在玉壺	186
傷痕書	192
鮭魚還鄉	214
都留在雪地裡	220

（新序）

詩的未完成

閱讀自己的散文舊稿時，我已無法推想當初撰寫時的情調與情緒了。我曾經這樣相信過，凡屬自己親筆寫出的文字，都能夠牢記不忘。不過，對於這樣的自信，我不再那麼有把握。有一位熟識的學生到圖書館搜尋我的舊作，並且影印成冊置放在研究室的書桌。面對那一堆複印的文字時，我竟錯覺地以為那是別人的作品。時間的隔離，果真造成如此可怕的生疏？或者是由於年齡的增長，我的記憶已經失去原有的敏銳？文章作者明明印著我的名字，我竟完全不熟悉其中的思路與技巧。身為作者的我，如果都遺忘了原有的創作動機，又如何能掌握自己作品的全部精神？

我越來越能同意，作者不再是作品的唯一詮釋者；我更能同意，作品一旦發表之後，就已脫離作者而獨立存在著。經驗告訴我，三十年前的時代背景已呈模糊，在怎樣的氣氛之下

所寫出的散文，如今已不復記憶。多少年來，總是不期然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遇到一些讀者，他們很熱心提起我早期的文學生涯，也會細數我過去的詩與散文。聽到他們在討論時，不免使我產生幻覺，彷彿自己是一位告別式中的逝者，聆聽著前來祭悼的親友在議論我生前種種。他們詮釋我、裁判我，而我竟無一詞可以回應。他們喚醒我的記憶，但是那些記憶畢竟不能取代前生。

時間過去那麼久之後，我的年齡終究到達了如何去體會遺忘的滋味。遺忘，在一定的程度上非常接近死亡。記憶開始出現空白時，曾經具體發生的事件便消失無蹤了。連繫那些事件的聲音、情感與人物，自然也跟著變得一無所有。我不能不承認的是，如果沒有重新挖出那些陳舊的散文，許多記憶確實不存在了，所以，我的學生找到這些作品時，毋寧使我感到訝異，也使平靜的情緒產生了波動。縱然那些文字如今看來是何等陌生，讀來是何等衰弱，但它記錄著活躍過的生命則是無可懷疑。

從十八歲那年，我就開始嘗試撰寫散文；也同樣在那年，我寫下生平的第一首詩。對詩的著迷，會變成一生一世的事，最初從未預料過。在大學時期，我喜歡在褲後的口袋塞一冊詩集，招搖走過校園。坐在草地上讀詩，讓自己的想像徜徉飛翔，幾乎成爲當時的日行一善。我常常留在學校，直到天黑。然後，坐汽車從新莊的輔仁大學回到台北市區。我選擇坐在最後一排座位，靠著窗口眺望窗外的燈光。橫跨淡水河上的中興大橋，是我必經的道路。汽車搖搖晃晃跨越淡水河時，我常情不自禁暗中誦讀剛剛接觸的詩句。夢幻的年華，浪漫的

詩情，都倒映在黑夜的水中。

許多不成熟的思考，以及不連續的字句，最後都變成了深夜的詩行。我住在一個窄小的閣樓，獨自守著城市的燈光與星空。偶爾傳來市聲的寂靜午夜裡，我坐在樓頭完成了一些詩的斷章，然後毫不吝惜地又將之揉掉。這樣日復一日，閒情中混融著焦慮，期待中拌雜著失落。歲月是如此延續到畢業那年，直到兩個事件騷動了我的生活：一是愛情，一是政治。就是這兩個事件，改變了我的前半生，也支配了我的後半生。我開始體會到生命原來就不是這樣，而世界也不是這樣。

不過，我要說的是，生活還未受到擾亂之前，我對詩的迷信已到了執迷不悟的地步。那種度誠與專注，是任何時期都未曾發現過的。對於詩是那樣尊崇，以致我不敢輕易破壞它的形式與內容。如果不能寫成，我就讓它保留原有的面貌。我想我是一位相當失敗的詩人，因為後來檢視自己完成的作品，竟然寥寥無幾。那些沒有完稿的斷章殘句既然未能轉化成詩，後來的下場又是如何？我現在必須承認，當年許多詩的企圖，最後都被我改寫成散文了。

最初撰寫散文，都是先有句子，然後才慢慢渲染成篇。當然這又是另一個失敗的散文家。當我還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歷練不足，讀書無多，根本還沒有能力去營造結構完美的作品。深夜裡揉掉的詩稿，總會殘存一些自認為是佳句的詩行置於桌上。每當確信那些詩行是不可能完稿時，我就放棄追求的意願。翻閱舊時的日記，常常可以找到一些殘稿的紀錄。這些詩行一旦沒有完成，它就永遠不是一首詩了。然而，如果能另闢途徑，把詩行發展

成爲新的文體，說不定能延續詩的生命也未可知。年輕時代寫出的好幾篇散文，其實都是以未完成的詩行爲基礎而開闢出來的。

我不是忠誠的詩人，或者說，我不是忠誠的作者。怯於進行抽象的思維，過於崇拜詩的形式，往往使年少的我反而不敢多做詩的嘗試。倘然那時不怕寫出壞詩，不怕發表劣作，也許今天我在詩的領土上已經有了豐收。既然未能忠於原始的創作動機，後來寫出的散文就偏離了詩的軌道。這樣說，我到底要證明什麼？我想要證明的是，最早寫出的散文，其實都是詩的餘緒。詩的原型遭到破壞之後，即使寫成散文，也不能保留原來的心情。說得更清楚一點，我的散文原來就是詩的墓誌銘。因此，重新閱讀早期的散文之作，我簡直可以窺見一個詩人生命的死亡。

收在《風中蘆葦》的最早幾篇散文，正是埋葬了一顆詩的靈魂。這絕對不是誇張的說法，因爲閃現在字裡行間的，我隱然能夠察覺當年一絲躍動的詩影，縱然是那樣倏忽，又是那樣輕淡。對於那一縷魂魄之所以特別懷念，全然是因爲那段時期的情操還維持得相當純粹而純潔。等到愛情介入之後，政治接著又擦撥了我的生命，我的詩情從此變得混濁且複雜。

在地球另一端度過望鄉的歲月時，我常忍不住回顧閣樓時代的那位少年。在海外完成的詩與散文，不免帶有緊張與憤懣之氣，偶爾也沾染了幾許悲涼。守住城市燈光與星空的樓頭時，我從未預見到自己的靈魂有一天竟然會淪落到愁苦、浮盪的地步。《風中蘆葦》後半部大多數的文字，都寫在遙遠的異域。比起早期的散文，完全失去了那份飄逸與幻想。每個文

學生命是不可能停留在最初的階段，它被折磨、被鍛鑄，終於構成了今日的完整與殘缺。我要感謝初安民先生對我的寬容。如果沒有他的鼓勵，我的少作恐怕還沉埋在時間的塵灰之中。他容許我收納年少時期的一些生命標本，讓我有自我鑑照的時刻，也讓我的朋友和敵人偷窺那段不堪的年華。散文結集成書時，終於證明了一首詩的未完成。

——一九九八年八月三日 聖荷西

(舊版序)

失去國籍的地圖

1

這冊散文集，是我浪跡海外十餘年的一份備忘錄，是我對自己往後生命警惕的一份白皮書，也是我思想轉折過程中繪製的一份精神地圖。

因為這是一份備忘錄，所以書中所收的文字，記錄了我過去十年中情感與理智的交錯起伏。當一個人被置放於地球的偏遠角落時，許多情緒上的困頓與傷口，都必須依賴自己的心志去克服、去撫平。如果是在島上，我可以攜帶一顆受傷的心，到朋友的聚落處去取暖包紮。然而，在這荒涼的異域，面對的只是孤寂的時光。曾經有過一段日子，寧靜的湖畔、港夜的燈光、山谷的星火，或街角咖啡室的音樂，往往是我心靈曠野的低語者。離開家鄉以後，我便是這樣活下來的。然而，我掙脫了感傷的牢籠。在心路歷程的跋涉過程中，所有的挫折，所有的流言，最後都讓我當做磐石一般疊高起來，砌成一顆不碎不滅的信心。於今，

翻閱這份備忘錄，昔日誤以為是痛楚的打擊，看來已是多麼微不足道。牢記那些稚嫩的歲月，為的是要走更為艱難的道路。

因為這是一份白皮書，我不能不藉這冊散文集來宣告對舊日的遺棄，並且也嚴重警告自己日後應更無情鞭笞自己。對文學生涯的追求，始於我二十歲那年。今年，時間已逼我跨越生命中的四十歲。我在文學創作上的努力，僅收穫了這一冊散文集。這種疏懶，這種怠惰，已違背當初出發時的誓願。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這樣的爽約辯護，也沒有任何藉口可以為這樣的負信開釋。如果能夠解釋為何我的產量如此稀少，那應該歸咎於我對文字掌握的能力過於欠缺，以及我思想的成長過於遲緩吧。跨過中年的分水嶺，對自己提出了白皮書，自然不能掩飾長年以來的過失。不過，也正由於有前半生的懈怠，我才能夠以更警醒的心情經營我的後半生吧。

因為這是一份精神地圖，在散文裡有我走過的道路與選擇的方向。這十年中，我的思考有過幾度轉變。如果那轉變是可喜的，那是因為我找到了島嶼的方向。一九七四年離開台灣時，我的行囊裡裝滿了一顆雄心。那時，我決心要為台灣描繪一幅遠景，也要為島嶼尋找歷史的答案。十年之後，一顆心仍如焦渴的炭火持續燃燒，只是那份心情比較趨於落實，但有時又覺得落單。對自己歷史的無知，曾經使我懷抱過一個碩大無朋的巨夢。現在回首看來，無論那夢是如何虛幻，終究是每一位台灣子弟無可避免要經過的階段。唯一不同的是，有人把這個階段拉長，有人則將其縮短。我之所以感到落實，是因為我超越了這個階段，從此不

再迷惑於盛唐或江南的華麗假象。我之所以感到落單，則是因為我同輩的一些朋友，仍然滿足於一顆過度膨脹的心。往往是這樣的一顆心，使他們與島嶼的命運脫節。而這些朋友卻反而回過頭來，視我為分歧分子。倘若我是一位異議者，那是因為我認同台灣之後的一個必然結果。為此，我了無遺憾。

如果給我機會重新出發，我還是會選擇教育體制外面的這條歧路，一條充滿崎嶇卻有著出口的歧路。我曾經是島上教育體制的受害者，我的年少歲月都虛擲在知識追求的迷陣中。這份精神地圖，便是在摸索與試誤的過程中拼寫出來的。我要讓我的朋友看到地圖上的陷阱與死巷，也要讓後來者看到地圖上的錯誤與虛構。設若他們能夠按圖索驥，少走枉費的道路，那麼我的受害，就是我的受惠了。

2

選擇散文的形式來表達這幾年的思考，只是我嘗試各種文體撰寫中的一種。自一九八〇年以後，我使用了至少十個以上的筆名。埋名隱姓，是這個時代的苦悶象徵。只要對我的島嶼有所幫助，則具名或者是佚名，已屬次要的事。不過，這兩年來，我比較固定於三個筆名，亦即寫政論的施敏輝，寫文評的宋冬陽，寫詩與散文的陳嘉農。這已是公開的秘密，我無需「護短」。至於秘密的部分，則任其隱沒下去。當初為什麼要使用這麼多筆名？我相信，只有這樣畸形的時代才能解釋了。

對於散文的分類，我粗略劃為兩種，一是周作人式的，一是魯迅式的。前者言志，後者載道。周作人的文章，充滿書中氣。傳統士紳的閒情，都可在周作人的散文中找到影子。甚至，閒得有些腐朽。魯迅則不然，他的文風屬於草莽性格，彷彿是江湖浪子，不向任何權力低頭。周氏兄弟，領導三〇年代中國文壇，儼然成為兩個集團。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們的重要弟子選擇了兩個極為相反的道路。走周作人路線的文人，如果不是隱居，便是投靠日本人。追隨魯迅的作家，則參加延安的左翼革命運動，或抗戰游擊去了。文格與人格的關係，似乎可以在周氏兄弟的身上得到印證。

我自然是偏愛魯迅的。他的文字，剛強裡帶一份柔情，哀傷中央一份悲憤。行文過處，都是力量。我必須承認，讀過魯迅之後，使我擺脫台灣教育體制釀造出來的酸腐之氣。而更重要的，魯迅使我正式確認自己是台灣人，因為，帶給他一生坎坷命運的統治者及其體制，對他的土地而言，畢竟是過去了。然而，同樣的體制，於我的土地卻還是方興未艾。魯迅如果也是台灣人，他當能體會我與我這一代的心情。

載道的散文，在台灣尚未建立起傳統。戰後台灣散文的主調，仍是沿著抒情的路線發展。在抒情散文中，有相當多的創作者，有意為既有的體制護衛。據說他們與政治是絕緣的；但是，權力者頒賜給他們的價值觀念，卻又照單全收。他們的散文遠離社會，因為他們對不公不義視而不見，他們也宣稱不談政治。如果他們稍有激烈的言詞，也往往只是反貪官，不反皇帝，最後又接受招安去了。載道的散文在台灣難以立足，並不能說權力者過於死